

翰笙老先生：

第

页

前星期奉访，得面聆教益，甚为欣幸！不知何以漏掉《考古》

(创刊) 昨阅读《世界历史》创刊号中大作《对研究世界史的几点意见》，读后我有几个问题，现在写出尚乞指教。译作“考·兰克”找

(1) 所谓“世界史”或“世界历史”，在我国有两种意义：一是指全世界的历史，包括中国史在内，相当于英文中 world history，另一种是我国用以指中国以外的世界的历史，即是外国史。现下一般多采取这一种涵义，例如世界史研究所和这个《世界历史》杂志（我们的世界经济研究所的“世界”一词也取这义）。今先生在这《世界历史》创刊号中采取前一种涵义，其取义与别人不同，又不加说明，是否会使读者大惑不解？

(2) 18页谓 Breasted 的埃及古代史一书，“都是埃及挖掘出土的远古文物加以分析研究而写出来的。”实则他这书所利用的材料，即他的埃及古史资料 (Ancient Records of Egypt)，绝对部分是寺庙和祠堂的石刻铭文和古墓地面祠堂壁画题字，原来即保留在地面上，並不是经过“挖掘”才出来的。当然也有少部分是挖出来的铭刻和纸草书。但这些都祇是文献记载，並不是考古学上的“远古的文物”。

(3) 同页提到我国“考古学”方面的三大期刊,不知何以漏掉《考古》(创刊时名为《考古通讯》)?

(4) 19页21行 von Rank 的译作“芳兰克”,按应译作“芳·兰克”,我国一般书中称他为兰克。

(5) 16页倒2行“经书”作“经诗”当出于手民误排,

(6) 17页3行《希波战争》,此书应依原名标为《历史》,而希波战争是其内容,不是原来的书名。

此致

敬礼!

夏鼎

79.3.10